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《李自成》第三章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6

[作者] 姚雪垠

[单位]

[摘要] 卢象升回到昌平的第二天上午，皇帝派太监送来银子三万两犒赏军队，另外一万两是赐他个人的。下午，又赏赐他御马一百匹，太仆马①一千匹，铁鞭五百只。卢象升十分振奋和感激，每次接到赏赐就立刻拜表谢恩。他以为主张议和的果然只是杨嗣昌和高起潜二人，皇帝不过是一时受他们的蛊惑，如今又态度坚决了。他暗暗地责备自己不该误解了皇帝的心思。他甚至疑心是曹化淳在皇上面前帮了好话。平日他一想到东厂就心中很不舒服，认为是本朝一大弊政。如今因为猜想曹化淳在皇上面前赞成抗战，他竟然对他平日极端瞧不起的人也怀着感激心情。只是由于士大夫的自尊心，他没有将这种心情在幕僚前吐露一字。

[关键词] 《李自成》;小说;明朝;姚雪垠

卢象升回到昌平的第二天上午，皇帝派太监送来银子三万两犒赏军队，另外一万两是赐他个人的。下午，又赏赐他御马一百匹，太仆马①一千匹，铁鞭五百只。卢象升十分振奋和感激，每次接到赏赐就立刻拜表谢恩。他以为主张议和的果然只是杨嗣昌和高起潜二人，皇帝不过是一时受他们的蛊惑，如今又态度坚决了。他暗暗地责备自己不该误解了皇帝的心思。他甚至疑心是曹化淳在皇上面前帮了好话。平日他一想到东厂就心中很不舒服，认为是本朝一大弊政。如今因为猜想曹化淳在皇上面前赞成抗战，他竟然对他平日极端瞧不起的人也怀着感激心情。只是由于士大夫的自尊心，他没有将这种心情在幕僚前吐露一字。 ①御马、大仆马——御马就是御厩马，是皇帝的私产。太仆马是太仆寺（中央专管养马的衙门）养的马。 他把自己的一万两银子也分给将士，只留下一两五钱银子叫银匠替他打一只酒杯，留作纪念，井口吟一联，刻在杯上：誓挥铁骑驱胡虏，恭捧金瓯颂圣明。这一联诗句虽不甚工，却照实说出他的杀敌誓愿和对皇上的感激心情。他决定等到打了大胜仗，把清兵驱逐出塞，在同将士们举行的庆功宴上，用这只银杯子痛饮一醉。在这两三天中，崇祯皇帝的心中充满矛盾，他听了卢象升的坚决主战的言论不能不受些感动，有心等勤王兵到齐后与清兵决战。但是这种念头总是摇摆不定，反复思量，难下决心。他在乾清宫分别召见过杨嗣昌和高起潜，叫他们认真考虑卢象升的意见，不要徒事意气之争。他们异口同声，都反对与清兵决战，认为倘若将皇上的这一点家当作孤注一掷，一旦败亡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当时明朝军队多数欠饷严重，军纪败坏，这种种情形杨嗣昌十分清楚，但是他只看见这一个不利的方面，而不愿意想一想畿辅百姓和将士中不乏慷慨爱国之士，怀着同仇敌忾心理，只要朝廷振作起来，加以激励，明定赏罚，情形就会大大改变。在两次单独召对时候，他总是详细陈奏不应该冒险与清兵决战的理由，说卢象升是不知己知彼，不顾国家安危大计。 “况自古以来，”杨嗣昌又说。“未有内乱不止而能对外取胜者。故欲攘外，必先安内，此一定不移之理。今日国家处境虽然危急万状，但究竟非南宋偏安局面可比。东虏虽迭次入塞，骚扰畿辅，然东起辽海，西至大同，雄关重镇，均在我手。故为国家打算，莫如对东虏施以羁摩之策，拖延时日，而对内一鼓剿灭关中之贼，然后迫献贼与曹贼等俯首就范；如其仍怀异志，思欲一逞，亦不难次第剿除，一旦国家无内顾之忧，陛下即可以整军经武，对东虏大张挾伐，以雪今日之耻，永绝边境之患，谅彼蕞尔小邦，偏处一隅，何能与大朝①抗衡！” ①大朝——指明帝国。 崇祯对杨嗣昌和对高起潜不同。他对起潜只是当作一个忠顺的心腹奴才使用，而对嗣昌则一向认为是他的股肱之臣，深具谋国忠心，且事理通达，老谋深算，更非一般臣僚可及。嗣昌所说的这几句话十分投合他的心意，他频频点头。但是他同意不把勤工兵马拿出来作孤注一掷，却又不愿一味避战，使敌人如人无人之境，他说：“朕亦深知欲攘外必先安内，故一再谕卢象升不可浪战。但如一味避战，使敌之气焰日高，我之士气日馁，亦非善策。遇到该战的时候，还得鼓勇一战，将来就是行款，也使东虏知我非不能战，横生要挟。” 杨嗣昌俯首说：“皇上英明天纵，所见极是。” 在安定门会议的三天之后，崇祯又完全倒在主和派的一边了。皇帝的这种变化，卢象升也曾担心，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。当他正在高兴时，总监军高起潜来到了昌平。卢象升把他迎进总督行辕，坐定以后，把两日来皇帝赐银、赐马、赐铁鞭等事对他说了一遍，并且说：“看起来皇上战意甚锐，我们只有冲锋陷阵，杀敌报国，方能不负上意，至于如何杀敌，学生已筹之熟矣，正好监军驾临，愿闻明教。” “卢大人有何妙计？” 卢象升放低声音说：“学生打算在初十夜间分兵四路，趁月夜进袭敌营，出其不意，杀他个

落花流水。高公为如何？”高起潜冷淡地一笑，说：“只听说雪夜袭蔡州①，没听说月夜袭敌营。”①雪夜袭蔡州——公元817年阴历十月一个大雪之夜，唐朝政府军在李愬指挥下奇袭蔡州城（今河南汝南县），擒获反叛朝廷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。受此奚落，卢象升心中大怒，恨不得一脚把高起潜踢出大厅，但是他竭力地忍耐住了。他知道如果他不能忍受奚落，自己惹祸不打紧，同敌作战的大事也不用谈了。于是他勉强笑一笑，说：“敌人方胜而骄。正因为是月夜，他们会更加大意，疏于提防。”“敌众我寡，还是以持重为上策。”“正因为敌众我寡，故用奇袭。”“万一不胜，岂不是孤注一掷？”“出奇制胜，兵家常事，何谓孤注一掷？”“此事让我仔细想想，以求万全。”谈话成了僵局，两个人都不愿让步，只好都不做声。喝了一杯茶，高起潜忽然改换话题，满脸堆笑说：“久闻老先生最爱名马，此次前来勤工，想必带来几匹？”“带来几匹，有几匹留在阳和。”“我也极爱骏马，可否让我一饱眼福？”“请！”卢象升陪着高起潜走到一个空场上，早有人把十匹高大的骏马从马房中牵了出来，高起潜看见每一匹骏马都有点垂涎，心里说：“人们都说卢建斗无他嗜好，惟爱骏马，果然不错！”他听说卢象升的每匹马都有名字，随即挨着问了几匹，掌牧官参将杨陆凯在旁边一一回答。高起潜见过的名马也很多，像燕色驹、桃花骢、豹花骢、菊花青等名字他都不感到新鲜。等问到一匹浑身火红的骏马时，杨陆凯告他说它叫玉顶赤，他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果然浑身是胭脂色，只有头顶上一块玉白色！”随即又指着卢象升的坐骑问：“这匹呢？”“五明骥。”卢象升忍不住自己回答。“嘿，这马，耳如竹批，目如悬铃，真是神骏！”这时五明骥听见附近群马嘶鸣，它忽然昂首长嘶，把高起潜吓得一跳。高起潜本是身材魁梧的人，伸出手要量一量马头多高，竟然差很远没有够着马耳。他随即笑着说道：“此马这样高大，性情定然暴烈，恐怕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住吧？”“此马初到学生手里时，性情十分暴烈，每次骑它，开始三十里它总是不走正路，旁侧斜行，倔强难驯，又走三十里才肯老实前去。经掌牧官同学生用心调驯，费了数月之力，方堪使用。如今也只有学生同掌牧官可以骑它，别人都近不得身。”高起潜看着这匹马毛色光泽，犹如涂脂，前胸宽阔，臀部滚圆，四条腿纤长有力，真是“雄姿英发”，令他十分艳羡。他打量一阵，回头问道：“为什么叫它五明骥？”卢象升微微一笑，向掌牧官瞟一眼，然后一手拈着胡须，一手抚摩着马身上光滑发亮的短毛，回答说：“你看，此马全身深紫，鬃毛黑色，却有四只蹄子白如霜雪，肩上也有一片白毛像一轮皓月。这五处白毛，不但在阳光下闪闪发明，在月光下也闪闪发明，所以学生就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五明骥。”“果然切合，十分新鲜。哈哈……”象升见高起潜这样称赞他的坐骑，心中十分高兴，把刚才的一肚皮气愤冲跑了。掌牧官杨陆凯看见高起潜还在打量这匹神骏，就在一旁说：“监军大人不知，关于这匹马，我们总督大人还有四句赞语和四句七言诗哩。”“什么赞语？”“这四句赞语是：‘紫体玄鬃，其力千里；孤月悬肩，寒霜没趾。’”“四句诗怎么说？”杨陆凯声调铿锵地背诵出一首七绝：踏破关山几万重，渥洼①神骏似枫风。弛驱百战平胡日，血汗堪夸第一功。①渥洼——汉武帝时尝得神马于渥洼。渥洼是水名，在甘肃敦煌境内。这几句诗高起潜连一句也没有听清楚。他的注意力已经移向旁边一匹白马身上，想着这匹五明骥是卢象升心爱的坐骑，自然不会赠人，倘若能把那匹漂亮的白马赠他，也足以满意了。“好诗！好诗！”他连连点头，装做自己很能欣赏这首七绝的妙处，“真是好诗！这一匹白马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它叫千里雪。”杨陆凯恭敬地回答说。“啊呀，马漂亮，名字也起得漂亮！”高起潜高举右手，伸到千里雪的背上抚摩着，啧啧称赞：“嘿嘿，在皇上的御厩里也找不到这样的好马！”卢象升笑一笑，说：“不瞒高公，这是一匹御厩马。”“御厩马？”“是的。前年秋天虜兵入塞，学生从湖广率兵入援。九月间，学生巡视塞外，蒙皇上赐御厩马五十匹。学生原有五匹好马，又从这五十匹中挑选五匹，共为十匹。方才你看的那玉顶赤也是御赐的。”“啊，怪道这匹马如此漂亮，原来是从御厩中选出来的！”他牵着千里雪走了几步，为着炫耀自己是真正内行，故意用《相马经》上的术语称赞说：“跨灶！跨灶①！真是好马！”①跨灶——马前蹄有空处叫做灶门，所以前蹄在地上踏的痕迹叫做“灶”，马行走时后蹄落下去超过前蹄痕迹，叫做跨灶。卢象升说：“古人的话也不尽可信。一般的好马都能跨灶，并不稀奇，难得的是此马‘龙颅凤膺’，腹下有旋毛如乳。”高起潜低头一看，果见马腹上有两片旋毛，左右对称，说道：“果然像两个乳房。”看了片刻，他抬起头来说：“好像什么书上讲到过这腹下旋毛，我记不清了。”杨陆凯回答说：“李伯乐《相马法》上说：‘旋毛在腹下如乳者日千里马。’”“对，我就说嘛，这匹马不是凡马。”高起潜望着卢象升说，“让我骑一趟试试如何？”卢象升向掌牧官杨陆凯把下巴一摆，说：“备马！”马夫们立刻搬出来镶着银饰的白鞍子，白色的锦缎垫褥，配着闪光的白铜镫于。马的辔头也是白色的，镶着银饰，但又不显得过分雕镂和琐细，而是在简单和朴素中显出未和谐的美。马一备好，越发显得漂亮。大概它自己也感到兴奋，昂然抬起头，哧哧地叫了一声，不住地在霜冻的土地上踏着前蹄。高起潜飞身上马，随即由掌牧官递给他一支鞭子。一看这鞭子是用白色的皮条编成的，安装在一根八寸长的、雕着花纹的象牙柄上，带着白马鬃做的缨子，他又在心中赞叹起来。他还没有来得及扬一下鞭子，千里雪已经开始按照他心中所想的方向，缓步跑起来。它跑得那么平稳，使骑马的人仿佛觉得它不是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跑，而是走在极其柔软的地毯上。高起潜轻轻地吧镫子一磕，千里雪立刻像箭一般地向前飞去。他只觉得耳旁的风声呼呼响，树木

一闪一闪地向后倒退，简直像骑着一匹神驹在腾云驾雾。不提防前边出现了一道深沟，约摸有一丈七八尺宽，两岸陡削。高起潜想勒马已经来不及，心中猛一凉，惊慌地小声说：“完了！”就在这“完了”的刹那间，千里雪平稳地腾起空中，简直像滑翔一般地飞过了深沟，轻轻地落在对岸，继续前奔。高起潜不由得连声说：“哎，好马！好马！”随即从前额上擦去了大颗冷汗。跑了大约五里路，高起潜才余兴未尽地勒转马头。一回到卢象升面前，还没下马，他就尖声高叫：“啊呀，卢尚书，总督大人，真是好马！真是好马！”跳下马以后，他接着说：“这简直不是马，是一条腾云驾雾的白龙！一条白龙！”卢象升愉快地笑着说：“高公太过奖了。”这时掌牧官亲自牵着千里雪在广场上蹦跳。它的极其润泽的白毛在阳光下银光闪闪，而它的嘴唇、鼻头和眼圈，都是淡红色的，呈现着青春的美。高起潜斜着眼向千里雪端详一阵，咽下去一股口水，转回头来，笑嘻嘻地望着卢象升说：“我虽然也有几匹好马，但是同老大人的马比起来，都成了驾马。看着老大人的这匹白雪，不胜艳羡之至。”“不是‘白雪’，是千里雪。”卢象升笑着纠正说。

“啊，是千里雪。高雅！高雅！怎么不叫它白龙驹？”左右的人们都忍不住暗笑。卢象升忍着笑说：“白龙驹这名字虽然不错，只是有点俗。再说，它不是儿马，是母马。”高起潜自知失言，故意纵声大笑，解嘲他说：“嗨，嗨，我忘了公母啦！”他走过去揭开马的嘴唇，看看它的牙齿，回头说：“才六个牙，口还嫩着哩！总之，我很少遇到这样的好马，太叫人喜欢啦。”一位幕僚给卢象升使个眼色。卢象升恍然明白了太监的意图，不由得产生了厌恶和愤慨情绪。他平日深恨一班监军太监们都惯于招权纳贿，克扣军饷，不干好事，心里说：“哼，可恶，竟想要走我的爱马！”于是他冷淡地笑一笑，说：“总监大过谦了。你出则代皇帝监军，人则侍天子左右，不惟在监军时到处有名马奉献，即皇上御马监中的御马，你想要哪一匹还不是随手牵来？太过谦了。”高起潜感到尴尬，但仍然不死心，厚着脸皮说：“我虽然也有几匹好马，但都不十分惬意，故一见尚书大人这匹千里雪，不觉艳羡。哈哈……刚才使眼色的那位幕僚又把卢象升的时后碰了一下。希望他忍痛割爱。可是卢象升个性倔强，又非常鄙视高起潜，说：“高公身膺皇帝重任，为天下勤王兵马总监，确实需要好马，千里雪虽系陛下御赐，按理学生不敢转赠他人。但既蒙见爱，学生情愿奉赠，只是有一个条件。”“什么条件？”“请高公不怕辛劳，初十夜间，三更时候，同学生一道，分兵四路袭敌。因为是敌众我寡，故必须个个争先，有进无退。学生当与三军将士相约：刀必见血，马必流汗，人必带伤，稍有畏怯者斩无赦。俟胜利归来，不惟以千里雪奉赠，所有厩中骏马，任公选择。”“啊，这个条件，这个条件，……”高起潜又大笑起来，声音尖得像女人一样。“怎么样，高公？”卢象升用眼睛逼着对方问，嘴角含着轻蔑的微笑。“此非商量机密之地。”“好，请到行辕中去。”他们回到大厅里坐下以后，卢象升屏退左右，又逼着太监问：“高公意下如何？”“野战非我军所长。”“我关宁、宣大战士素惯野战，趁目前士气正盛，应该寻敌一战，以解京师之危。”“不，万不可贸然求战。”卢象升拂袖而起，按着刀柄，大声说：“总监畏敌如虎，我只好单独与敌周旋了！”高起潜傲慢他说：“总督愿意单独与敌作战也好，不过人马，人马，我也要……”卢象升决然地截断太监的话头说：“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用说了。宣大、山西的人马原是我带来的，仍旧归我指挥；关宁精锐我一个不要，由总监军自己指挥。”“这样好么？”高起潜故意问，实际上他心中非常满意。“兵分则弱，对战争当然不利。但今日除此之外，别无善策。”“那就只好分兵了。什么时候分？”“我今天就拜疏上奏，等皇上圣旨一到，马上就分。”“这样很好。我现在就进京去，等候上谕。不再打扰了。”高起潜站了起来，打着官腔说，“同为皇上办事，望老先生多多包涵。”“好说。”卢象升把高起潜送出辕门，望着他上了马，拱手相别，在心里感慨他说：“唉，不想鱼朝恩①复见于今日！”他向高起潜渐渐远去的背影又看了一眼，摇摇头说：“我今日方知道宦官的厉害！”①鱼朝恩——唐朝宦官，在德宗和代宗两朝屡出监军，颇骄横，贪贿无厌。当天下午，将近黄昏时候，卢象升奉到皇上御旨，同意他同高起潜分兵。他明白皇上听了高起潜和杨嗣昌的活，不再采纳他的意见，在皇帝身上所寄托的最后一缕希望登时幻灭了。他感觉自己在朝中孤掌难鸣，真是“一木难支大厦之将倾”，深深地陷入绝望和愤慨之中。正当这时候，一个传事官拿着一个大红手本走来禀报，说翰林院杨老爷在辕门外等候渴见，卢象升在手本上瞟了一眼，吩咐说：“赶快请进！”他立刻站起来，一边向大厅外去迎接，一边心里说：“伯祥兄来得恰是时候！”三大前皇帝在平台召见卢象升的谈话内容，虽然卢本人不曾向外人泄漏，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开始只有几个与随驾上朝的太监常来往的大臣知道，随即就在许多朝臣中传播开来。知道卢象升果然敢于在皇上面前力排和议，坚决主战，杨廷麟感到满心的欣慰和敬佩，然而同时他也明白，卢象升在朝廷上的处境是困难的，杨嗣昌和高起潜会合力对付他，会使他的雄心壮志付诸东流。跟着，安定门会议的情形，也在朝臣中互相传播开来了。他急于要来同卢象升见面谈谈，帮他谋划一下，但是为着避免杨嗣昌的注意，他延迟到午后骑马出京，赶在黄昏时来到昌平。卢象升把他迎进大厅，寒暄几句，就把他引进内室，屏退左右，郁慢地望着他，说：“伯祥，弟正彷徨无计，没想到老兄翩然光临，不知将何以教我？”杨廷麟的心中明白，笑了一笑，问道：“为何彷徨无计？”“弟千里勤王，原想与敌拼死一战，解京师之危急，挫胡虏之凶焰，谁知……”“卢

象升说到这里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。“总督大人进宫陛见情形及安定门会议经过，廷麟已略知一二。莫非因里边对和战大计还在举棋不定，朝廷上有人掣肘，使大人欲战不能，故如此心怀郁悒？”皇上倒没有什么，可叹的是本兵与监军畏敌如虎，无意言战，只想委曲求全，不顾后患无穷，弟名为总督，实际在朝廷上孤掌难鸣，欲战不得。你看，这样下去，如何是好？”大人目前处境，确实困难。像这种情形，不要说大人满腹郁悒，‘抚几长叹’，凡是稍有天良的人，谁能不为之扼腕？满朝文武以及京中百万士民谁不盼望总督大人尽速与虏一战，以解京师之危？半月来畿辅各县遭受虏骑蹂躏，人民流离死伤，惨不忍言，又谁不盼望总督大人与虏一战，以解好掠焚杀之苦？满朝文武与京城内外无数百姓都对总督大人如此殷殷盼望，大人为何说自己孤掌难鸣？”可是皇上听了杨文弱和高大监的话，不欲弟与虏一战，如之奈何！”弟今日前来拜谒，正是想借著一筹。“愿闻明教！只要有利于国，虽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”目前的情形是这样，“杨廷麟把身子向前探探，用光芒逼人的眼睛注视着卢象升的因军务疲劳而略显苍白的脸孔，压低声音说，”皇上和杨文弱、高起潜虽有意图与虏议和，但迫于臣民清议，尚不敢公然一意孤行，与虏订城下之盟。京城中虽三尺童子都知道辽东之地，直到奴儿干①之北，东临大海，尽归版图。盖承袭金、元两朝旧疆，由来已久。我中国每值盛世，四海混一，胡汉共主。辽东自古本为东胡各族杂居之地，不惟秦、汉、隋、唐诸代都是中国臣民，至本朝也是如此，何尝另有一个国家！……”①奴儿干——明初奴儿干都司设在黑龙江入海处。卢象升插言：“满虏原是女真余孽，周为肃慎，隋、唐称为靺鞨。努尔哈赤在万历初年不过一部落酋长，受封为龙虎将军①，为我朝守边。后因朝廷抚驭失策，始为叛乱，吞并诸部，势力渐强，至万历四十四年遂建国号后金。到他的儿子继位，才改号为清。按之历史，满虏实系我国臣民，兴兵叛乱，分裂疆土。今日朝廷一二执事者不思如何统一祖宗河山，而惟求与虏酋暗中议和，殊为可羞！”①龙虎将军——努尔哈赤受封为龙虎将军是在明万历二十三年。杨廷麟接着说：“大人所言极是。倘和议一旦得逞，丧权辱国，使东虏得寸进尺，祸有不堪言者。尤其皇上毕竟是有为之主，在这件事上颇忌讳受外廷清议指责，他自己也不愿步南宋诸帝后尘。如果大人能够乘敌人屡胜兵骄，率士气方盛之数万援军向敌奇袭，即令不能获致全胜，只要杀伤相当，稍挫敌焰，就可以堵主和者之口，使皇上确知敌之不可畏，惟有战方为上策。弟两天来日夜筹思，窃以为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扭转目前局面，不知大人以为然否？”卢象升沉吟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打算，可惜如今已经晚了！”“晚了？为何晚了？”杨廷麟轻拈着垂在胸前的美髯，有点怀疑不解地问。“唉，兄台不知，真是一言难尽！各路援兵虽有五万，可是归弟指挥的只剩下两万人了。”“何故？”“关宁铁骑三万，分给高太监了。”“这是皇上的意思？”卢象升将双手放在火盆上烤着，把今天分兵的经过对杨廷麟说了一遍，沮丧地叹息一声。杨廷麟半天说不出话来，随后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跺跺脚，愤慨地说：“这样看来，大明江山迟早会送于满虏！”卢象升没有做声，眼光落在烧得通红的木炭上，好久没有抬起头来。作为一位边防军的统帅，他对敌人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。但是处在他的地位，他不愿再多说什么话。他认为做一个忠臣宁可自己饮恨而死，也不应该在别人面前张扬”君父“的不是。另外，李奇的事件给他的心理上震动很大，他觉得自己一举一动都在受着东厂的暗探监视，随时会报进宫中。”今天的满洲自认为是金源①的再起，“杨廷麟见卢象升不做声，接着说，”所以杨文弱、高起潜等就是黄潜善、汪伯彦②一流人物！”①金源——金国的别称。②黄潜善、汪伯彦——南宋初年的两个仅臣，秉承宋高宗赵构的心意，主张对金妥协、投降，阻挠和破坏对金抗战。卢象升注意到顾显悄悄地向着里边张望一下，不敢进来。于是他抬起头来，对客人笑一笑，打趣地说：“伯祥兄，数载京官，还没有磨练好你的脾气，依然书生本色，一谈起国事，悲歌慷慨，不减当年。好，请吃饭吧。吃过饭以后再聆高教。”在吃饭时候，因为有一群幕僚相陪，他们没有继续谈和战大计，只是随便谈谈近来朝廷上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新闻。饭后，卢象升又把杨廷麟让进里间，郑重地问：“伯祥，目前国事一天不如一天，我虽然不敢说祖宗三百年江山①会葬送在我辈一代手中，但情势确实十分危急。你另外还有什么高明之见？”①祖宗三百年江山——明朝从开国到现在只有二百七十多年，但当时人们习惯，喜欢说”祖宗三百年江山“杨廷麟沉默片刻，从嘴角露出来一丝苦笑，说：“我本来还想奉陈一个愚见，可是如今觉得说出来大人也不会采纳，采纳了也不好去行，还是不说吧。”“什么高见？快请说出。”皇上打算等洪九老、孙白谷①把李自成消灭之后，调他们来京勤王，大人知道吧？”①洪九老、孙白谷——洪承畴字亨九，当时士大夫们尊称他洪九老。孙传庭字白谷”知道，怎么样？”“我曾经这么希望，由大人出头，建议皇上赦李自成之罪，召他带兵与东虏作战，将功赎罪。同时召洪九老与孙白谷即速来京，分任蓟辽总督与辽东巡抚。大人率宣大、山西劲卒，加上李自成之众，攻敌之前，洪九老与孙白谷于长城内外扼敌之后，畿辅州县坚壁清野，号召在野豪杰、父老兄弟，人人执干戈以卫桑梓，则东虏可一战而溃，胜负之势从此改观。”卢象升笑着摇摇头：“伯祥，这才真是书生之见。这样的意见怎么敢奏闻皇上？”“是的，我也想到大人不会采纳，皇上更不会采纳。”“李贼溃灭在即，你想，皇上岂能使洪总督、孙巡抚功亏一篑？再说，像李自成这班流贼，在内地地利乘便，东西流窜，有时还能使官军吃点亏，好像他们还有一些本事。其实，他们一旦离开内地，一无奸细猾民供其驱使，二无饥民供其裹胁与号召，就无从施其伎俩，何能与虏作战？”“不，总督大人差矣。大人前几年虽然

同流贼作过多次战，屡获大捷，但流贼并不像大人说的那样不堪一击。如真不堪一击，何以十年以来，如火燎原，朝廷竭全国之力不能扑灭？况且据下官所知，李自成与其他流贼不同。他善于用兵，常能化险为夷，转败为胜。虽为高迎祥旧部拥为诸贼首领，号为闯王①，但粗衣恶食，与士卒同甘共苦。其部队纪律严明，部伍整肃，甚至比官军还强得多多。如果朝廷真能赦其不死，待之以诚，使其立功疆场，实在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可惜，区区愚见，无人敢向皇帝建言耳。“杨廷麟看见卢象升的脸上流露着很不以为然的神情，觉得不该对他说这么多，于是又笑着说：”廷麟叨在相知，故敢不避冒昧，放肆陈言。要是在别人面前，像这些话，我连一个字也不会说出。

“①闯王一”闯王“一词不是绰号，而是代表军事领导地位的称号。在明末十三家义军中只有高迎祥一家有这个称号，第一个闯王是高迎祥，称”高闯王“。崇祯九年七月间在盩厔县（今周至县）黑水峪同洪承畴作战时，高迎祥因病重隐蔽在山洞中，不幸被人出卖，为官军所俘，牺牲。卢象升含着讥讽微笑地问：”阁下对李自成何以知道这么多？“”剿贼为国家大事，可惜朝廷上对流贼情形多茫然略无知识，如在鼓中，如在梦中。不知己，不知彼，何能取胜？廷麟一年来对此稍能留心，故敢说略知一二。“杨廷麟实际上对农民军的情况略有所知，是一位做御史的朋友喻上猷告他说的。近几个月，张献忠派一位姓薛的将军住在北京活动，这个人因为喻上猷是湖广省在京城的一位名流，所以也常常拜望他，同他拉关系。喻上猷趁着这个机会，向薛将军了解到十三家①的起事经过、发展历史和目前情形。所以喻上猷对李自成的了解，比那些只靠塘报、邸抄和道听途说去妄谈农民军的京官们清楚得多。喻上猷又将李自成等人的情况转告了廷麟。现在杨廷麟一看卢象升对农民军抱着很深的成见，他就不敢再提一个字了。他把眼光移到墙壁上，看见中间挂着关公像，旁边是卢象升写的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字体娟秀而遒劲，一望而知是从王羲之草书帖变化出来的。下边署的日子是昨天，除阳文”象升“图章之外还有一个阴文闲章：”大夫无境外之交“。杨廷麟明白象升写这首词和用这个闲章是有无限感慨的，于是勉强一笑，

说：”即使岳武穆生在今日，恐也会雄图难展，徒自凭栏长啸，壮怀激烈。“①十三家一一明末由陕西北部 and 山西西部起义的农民军共有十三个支派，称做十三家。有时合在一起，有时分开，或者几家合在一起。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曹操等都各自是一家的首领，地位是平等的。李自成原是高迎祥的部将，高牺牲后他才被推举为高迎祥部队的总首领。十三家后来成了一个习惯的名称。如清朝初年在川东、鄂西持抗清斗争的农民军也号称十三家，实际上绝大部分是李自成的旧部。另外在川北活动的，由黄龙和姚天动领导的农民军也曾十三家。卢象升叹口气说：”伯祥，你看，我一到这里，心中就觉得奇怪。不知何人在大厅座后的屏风上写着文文山的《正气歌》，在这间卧室中挂一幅关公像，好像这就是我的下场。“”大人！你一身系社稷安危，何出此不祥之言？“”唉，这是天数！“”啊？……“”弟几年来出生入死，心力交瘁，无奈贼愈剿而愈横，虏愈防而愈强。今日大敌压境，京师危急，弟身为总督，欲战不能，不战又无以上对天子，下对士民。处境如此，岂非天数？“”畿辅屡受鞑子蹂躏，民气可用……“不等朋友说完，卢象升截住说：”不能光看民气。南宋初年，中原与河北民气何尝不好？无奈朝廷自有主张，致使李纲无功，宗泽殒命，岳少保见害于风波亭。民气有什么用！“”老大人身为统帅，大局尚有可为，不应如此灰心。“”不瞒你说，弟从今而后只有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至于成败利钝，付之天耳。“停一停，卢象升不放心地问，”伯祥，招抚闯贼之议，你可同别人谈过？“”不曾同别人谈过。“”此事重大，我劝你千万莫同第二人谈，免得惹出是非。朝廷对张献忠的招抚也只图羁縻一时，以后看情形再说。张献忠并无归顺诚意，熊文灿迟早会败在这件事上。如今谁要是再建议招抚闯贼，那就太不识时务了。“他们又谈了一些别的问题，不时地发出叹息。约摸到三更时候，杨廷麟告辞要走，因为他明天早晨还要进宫早朝。卢象升也不留他，叫仆人端出酒来劝他饮了几杯。卢象升原来酒量很大，自从父亲死后，为着守孝，滴酒不再入唇。为着怕路途上会有危险，他派了五十名骑兵把杨廷麟一直送到德胜门。在辕门外分别时，他握着朋友的手说：”伯祥，请你转告京中故人，我卢象升决不会辜负主恩，也决不会辜负诸位故人和京师百万士民的殷切属望！“不知是由于他的感情激动，还是由于他的心头上压着难言的愤懑和悲痛情绪，这位勤王大军统帅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竟然微微地有点颤抖。幸而刺骨的寒风在呼啸着，这种微微的战栗没有被杨廷麟觉察出来。第二天上午，卢象升把大小将领召集到行辕来听他训话。他叮咛大家尽忠报国，不要因为兵少势孤而气馁。训话刚毕，杨嗣昌到昌平来了。他把杨嗣昌迎进大厅，奉茶以后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”学生与高总监分兵的事，阁老大人知道了么？“杨嗣昌笑着兑：”学生已经知道了。老先生还得分一回兵。“”什么？！“卢象升掩饰不住吃惊地问，同时感到有一股凉意蓦然从脊背透入心里。他又轻轻地追问一句：”为什么又要分兵？“”新任总督陈方垣①已经到京。皇上的意思是叫他统率山西援兵。他大概今天下午就会来昌平拜谒阁下。学生一来是代朝廷来向老先生慰劳，二来也是把皇上的这个决定奉告阁下。“①陈方垣一一方垣是陈新甲的字。卢象升没有马上回答，简直不知道说什么话好。他认为这又是杨嗣昌和高起潜捣的鬼，他们竭力使他没法同清兵作战，免得妨碍他们秘密地同敌人进行议和。他的心中非常愤激。但是这件事既然得到了皇上的同意，他就不好发任何牢骚。悲愤、失望、压抑和沮丧的情绪织成一张又厚又重的网，网住他的心头。他在心里说：”算了，倒不如赶

快战死沙场，免得受群小摆布，多生闲气！“过了很长时间，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既然是出自上意，学生当然遵旨分兵。这样很好。学生身戴重孝，本不宜为三军主帅。今蒙皇上圣恩，使学生只率领宣、大兵马，免有覆灭之虞，心上就轻松多了。

“他们谈了一阵闲话，话题转到了议和的消息上。卢象升再也忍耐不住，完全忘记了个人利害，望着杨嗣昌的脸孔，愤愤地说：“文弱！城下之盟，《春秋》所耻。敌兵蹂躏京畿，公等不思如何派兵遣将，决胜疆场，而日日主张议和。难道不想一想，南宋之事，千古所悲，岂可重见于今日？更不想一想，长安①口舌如锋，袁崇焕之祸②岂能免乎？”①长安——因为长安是我国古代有名的京城，建都的时间也最久，所以明、清两朝的士大夫喜欢拿长安作为京城的代称。②袁崇焕之祸——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，很有才能的统帅。崇祯二年清兵入塞，进攻北京。袁崇焕时任蓟辽督师（即总督），率兵星夜入援，布阵于北京东郊。崇祯帝中敌人反间计，疑他与敌人订有密约，把他下狱，处死。这一大冤狱，在崇祯年间没有人明白真相，所以卢象升拿杨嗣昌比袁崇焕，说他会落袁的下场。直到清初为了要修明史，清朝统治者才把这一事件的真相公开。杨嗣昌满脸通红，说：“若如此说，老先生的尚方剑当先从学生用起！”

“卢象升用鼻孔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我既不能奔丧，又不能战，吃尚方剑者应是我，而不是别人！”杨嗣昌站起来，背着手来回地走了一阵，然后站在卢象升的面前，勉强笑着说：“九老，你不要以长安的流言蜚语陷人。”“流言蜚语？”卢象升又冷笑一声，“周元忠赴满洲讲和，来往已非一日。此事发起于辽东巡抚方一藻，主其事者是你本兵杨文弱，北京城无人不知，何谓流言蜚语！”

“杨嗣昌的态度很窘，心中十分恼恨，但只好苦笑一笑，捋着下巴颏上的胡须说：“老先生既如此信以为真，学生就不必说别的话了。”把杨嗣昌送走以后，卢象升回到屋里，想着今后的对敌作战更加困难，同时不由得联想到秦桧和岳飞，愤慨地说：“自古未有权臣在内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！”①①自古……于外者——相传公元1140年岳飞进兵朱仙镇，金朝侵略军的统帅兀术准备从开封撤退，一个汉奸书生劝他不要走，说：“自古未有权臣在内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，岳少保且不免，况欲成功乎？”这前一句话因为说出了封建时代许多爱国将帅的共同遭遇，所以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言。几个幕僚走了过来。那一位曾劝他把千里雪赠送给高起潜的幕僚小声劝他说：“大人，你刚才同杨阁老当面争执，使他不好下台，似乎不妥。古人说：‘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’何必与彼作口舌之争？”

“我实在忍耐不住！”卢象升顿脚说，“目前敌兵深入，京师戒严，而他们的眼睛只看着陕西剿贼，不惜受城下之盟，叫我如何能不说话！”“可是他目前既是本兵，又是辅臣，深蒙皇上宠信。这样同他争吵，今后他更要事事为难。大人纵然胸怀磊落，不戚戚然以谗忌为念，然而今后大人如再想同东虏作战，就更加困难重重。”“如今我们的人马只剩下一万多一点，当然更困难了。但不管成败利钝，我决心以一死报国！”当他用极其悲愤的声音说出来“以一死报国”这几个字以后，他的心中一酸，不由得滚出来两行热泪。幕僚们都低下头去，很久很久，不敢抬起眼睛望他。但是直到现在，他还在希望杨嗣昌回心转意，而且对皇上也没有完全绝望，总以为皇上只是一时受了蒙蔽。他想了想，叫仆人拿来笔砚笺纸，给杨嗣昌写了一封短短的信，在信中这样写道：老先生若能回心倾力，以济国家，即胸中有如许怪事，弟终不向皇上一言。若仍闪烁，奸欺到底，自当沥血丹墀，言无不尽也。把信封好，派人立刻送到京城，他随即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在大厅中走来走去。过了好长一阵，他忽然在柱子旁边站住，刷一声把宝刀拔出一半，使幕僚们都觉得他会拔刀砍柱，以泄胸中不平之气。然而他停一停，咋的一声把宝刀插进鞘中，向门外大声吩咐：“备马！”卢象升大踏步向外走去。幕僚们互相望望，跟在他的后边走出辕门。他接过来缰绳和鞭子，飞身跨上五明骥，直奔出昌平城外。家人顾显和一群亲兵也都跳上骏马，风驰电掣般地追随在他的后边。干燥的大路上扬起来一溜烟尘。他在东门外的校场里驰马舞刀，直到心中的悲愤和郁悒情绪稍微疏散了一些以后，才信马由缰，缓缓地走回行辕。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leisun@firstlight.cn

